

独轮车,咱们崇明人称之为“小车子”。在近现代交通运输工具普及之前,“小车子”是咱们崇明人载人运物最合用、最经济、用途最广的交通运输工具。在故乡这片土地上,咱们的祖祖辈辈愣是靠它载过一世又一世、一代又一代,载出了咱们崇明人丁兴旺、桑梓吉祥的一派大气象!

世界上最早发明独轮车的,一般认为,西为希腊,东乃中国。在古希腊雅典西部伊莱夫希纳地区,考古学家曾经发现过两张建筑物清单。经考证,这两张建筑物清单是公元前408年至406年的,清单上写有“一个单轮车”,于是人们认为西方的希腊最早发明了独轮车。中国独轮车的最早描述是在公元2世纪汉朝墓地壁画及砖墓浮雕中出现的。在四川成都一个年代为公元118年的墓中壁画,发现绘有推着独轮车的人;在四川沈府君阙发现年代约为公元150年的石浮雕,也刻有推着独轮车的人。

在古代中国,独轮车名称不一。在两汉、三国时期,独轮车被称之为“鹿车”。为何如此称呼?清代瞿中溶在《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》一书中说:“鹿,当是鹿卢之谓,即辘轳也。”此说甚当。因为早期独轮车的车轮制作,很可能直接截取原木并不进行深度加工,轮体有一定厚度,便于推行时操纵保持平衡。由于车轮浑整厚重酷似辘轳,因而得名“辘车”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《敦煌变文集》卷八载句道兴撰《搜神记》述董永故事:“小失其母,独养老父,家贫困苦,至于农月,与辘车推父于田头树荫下,

笔走心缘

与人客作,供养不阙。”

不知何故,“辘车”之名没有叫开,而“鹿车”在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中则常见。《后汉书·赵熹传》:“熹责怒不听,因以泥涂伯仲妇面,载以鹿车,身自推之。”《后汉书·杜林传》:“贤见林身推鹿车,载致弟丧……因亡去。”《后汉书·独行传·范冉》:“遭党人禁锢,遂推鹿车,载妻子……乃结草室而居焉。”《后汉书·列女传·鲍宣妻》:“妻乃悉归侍御服饰,更著短布裳,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。”《三国志·魏书·司马芝传》:“遂得免害,以鹿车推载母。”《三国志·魏书·庞涓传》:“遂弃家事,乘鹿车同寿。”

独轮车被称之为“木牛流马”,这和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诸葛亮有关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:“亮性长于巧思,损益连弩,木牛流马,皆出其意。”“皆出其意”者,设计师也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后主传》:“(建兴)九年春二月,亮复出军围祁山,始以木牛运。”“十年,亮休士劝农于黄沙,作流马木牛毕,教兵讲武。”“十二年春二月,亮由斜谷出,始以流马运。秋八月,亮卒于渭滨。”从《三国志》记载看,“木牛流马”为诸葛亮设计,是运输工具,这点应无疑义。但是否是独轮,抑或是双轮甚至是三轮、四轮,《三国志》没说。倒是宋代的高承,在其撰写的

独轮车

《事物纪原·舟车帷幄部》“小车”条,明确说:“蜀相诸葛亮之出征,始造木牛流马,以运饷。盖巴蜀道阻,便于登陟故耳。木牛,即今小车之有前轱者;流马,即今独推者是,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。按《后汉·郡国志》,巴郡有江州县,是时刘备全有巴蜀之地,疑亮之创始作之于江州县,当时云然,故后人以为名也。”其言之凿凿,吾聊备一说。

独轮车一般为一人往前推,但大型的独轮车用以载物,前后各有双把,前拉后推,称作“二把手”。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绘的不朽名作《清明上河图》中,就非常细腻、逼真地绘有“二把手”独轮车。地域的不同,对独轮车的叫法也不同。在北方汉族地区,独轮车与排子大车相比,身形较小,故俗称“小车”,崇明人俗称的“小车子”盖来自北方的称呼。在西南汉族地区,因独轮车推进行驶时,“叽咯叽咯”不停,故俗称“鸡公车”。鸡公者,公鸡也,与“重庆鸡公煲”之“鸡公”同。江南汉族地区因独轮车前头尖,后头两个推把如同羊角,故俗称“羊角车”。

据考证,欧洲出现独轮车实物的时间是在1170年至1250年间,而中国的独轮车“出口”到欧洲是在明末清初。17世纪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在其长诗《失乐园》中,写下:“中国人利

□ 阿能

悠悠往事

□ 陈茂生

当年“高温季”

气象台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,“最高气温40度”几乎“霸屏”一周,各种防晒防热攻略风靡。朋友在微信中感慨:当年难得一天最高温度36度,虽然没空调,日子也不算难过。其实只要打开记忆,那时“防暑降温”的场景历历在目。

每年6月15日到9月15日是工厂的“高温季”,彼时车间温度普遍高达35-45摄氏度。被称作“冷气机”的“空调”还是个只有传闻而未谋面的“神器”,其地位与如今的“劳斯莱斯”相当;大功率鼓风机是主要且唯一的降温手段。在高分贝和强风下高强度劳作一天,帆布工作服上汗渍叠加后那味儿只能“呵呵”以对。

不过“高温季”里仍有各种带有温馨의“小确幸”记忆。工厂“冷饮间”6月15日正式“开张”,有酸梅汤、盐汽水还有自制“冰霜”且都是无限量供应;至于有带大肚子保温杯将此类饮品带回家“防暑降温”的,大多也就心照不宣地默许了。若气象台预报“明天最高温度35度”,“防暑降温”即刻升级:清

热解毒的糯米、绿豆加甜冰水的“冰冻绿豆汤”或补充盐分的榨菜番茄蛋汤;每人免费一份但没限定量多量少,端个大海碗也行。根据出勤人数可领“冰砖票”,冰砖就是当下屡被赞美的“光明牌”冰砖;起先每人半块,后升级到每人一块。若当天预报最高气温34度隔天又报“昨天最高温度35度”,上述汤、砖之类立马补发,不得有误。最温馨的是“暑托班”,组织几十个职工子弟一起度夏,收费低廉且享受同样待遇,后期优先安装空调机,足以令当下的职场中人“羡慕嫉妒恨”。到9月15日所有这些戛然而止,哪怕一不小心最高气温重回35度,也只能“明年请早”。

如今空调机早已走进千家万户,窗机、分体式到中央空调,有静音、空气过滤、负离子添加……功能更完善。职场中的“嗲妹妹”上班大多要披一纱巾,号称“吃不消”空调拂面实际却是“求关注”,真想拽着她们穿越到没有空调的高温天,看看如何矜持?有时也感慨:如果威斯利·开利没有发明空调,

如何安度酷暑?但屈指算算,人生苦短,“没有空调的夏天”竟占一半有余,不禁自嘲:何来矫情?

看着马路上排成长龙的汽车、青烟袅袅的烧烤摊前一溜排队等待口福的年轻人,早市后遗落街边的残菜污水、垃圾桶边上散落的污物和建筑垃圾、微微颤抖的空调外挂机……想起了近二百年前法国人萨迪·卡诺提出“熵增定律”即著名的“热力学第二定律”:自然过程中一个孤立系统的总混乱度(即“熵”)不会减小。简言之,人类不能无后果地享受科技进步,不能无条件地索取自然;千百年间用“火”发热便利生活,令局部自然界“熵值”持续增加,而迄今尚未找到有序的“减熵”路径;南极冰山崩塌、热带雨林萎缩……皆源于此。遇到烈日下奔忙的快递小哥、挥动扫把的环卫师傅、徒增的臭氧与PM2.5……时至今日,畅享清凉时不忘减少无效能源消耗,不仅节约而且积德!

气象台将历年最高气温排成一个直方图,竟似攀登“史上最高高温线”的一格格台阶。细思极恐:跨越了40度、40.9度,42度还遥远吗?怕今后某日,人们如此聊天:以前最高温度只有40度,多么惬意……

退“修”

□ 北风

“退休”,便是“退修”。

养老就像打补丁。退休以后,第一要务就是把身体修理好。人体这一台设备,数十年使用不停歇,到了退休阶段自然也就是检修阶段。设备老旧不要紧,这就像我们说的一件衣服,是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。要是缝补的人勤劳且手巧,那件衣服兴许还是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是四五年”——这样的概念如果转换到人身上,当就是“新三十年,旧三十年,缝缝补补又是四五十年”。

“退休”之“休”,还是“修正”之“修”,要不断修正自己。大家都在说,退休以后,要调整好心态,调整好情绪,调整好节奏,调整好生活内容。调整的最佳状态和至高境界,或许就是越来越没有了脾气,越来越没有了主张,越来越没有了作为——脾气、主张、作为,都让给年轻人。退休了,你把自己调整得心平气和,上帝得知了也会乐,要请你一年又一年享受优惠政策。

退休之“休”,变化为“修养”之“修”,还会令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焕然一新。文明社会所需要的各种文明气象,带头树立的不是少年、青

年、壮年,而是老年,是一代传一代。比如我们所期待的学习社会、文化社会、生态社会、法制社会等,都是老一代带头建设的。晚霞里的这一片绚丽,到第二天早晨,就是朝霞中的那一片灿烂。

老人社会里,退休老人把自己安排好了,也就帮助国家把社会安排好了。



用风帆驾驶藤制的轻车”诗句。他说的这种车,在当时中国叫“加帆车”,是在独轮车车架上安装风帆,以利用风力推车前进,大约是在南北朝至隋朝期间创制的。

倘若这位英国大诗人再世,看见当年的中国“加帆车”西进和当世的英国“荣威车”东渐,该会发一声浩叹吧。

独轮车一般须用槐、榆、栗、枣等坚硬木材制作。其部件可分为大把,即两个把手通长部件;二板,即车轮后面最宽的横木;边毗,即大把在车身部分最外侧的两个有弧度的部件;上棚子,即车轮上方两个平行部件组成的长框部件,还有就是直径1米多的车轮。车轮由辘、辐、毂、轴组成。辘为车轮周围的框子,辐是车轮中连接车毂和轮辘的一条条直棍,毂为车轮的中心部分,轴是毂上的圆柱形零件,套在独轮车车耳中。崇明独轮车似无俗称为“开口销”的轱。车子部件用榫卯衔接,殊为坚固。载人运物时,要像围脖一样,双肩围上“车绊”,即崇明人俗称的“肩带”,套住车把两边末端“耳朵”处,把握好人车重心,抬把前行,唯有如此,方能行稳致远。在故乡崇明,一位男人如果不会推“小车子”,犹如一位女人不会纺纱织布一样,是会让人瞧不起的。当然,现在时代变了,无那种社会意识了。再说即使有人想推,几乎也无车可推了。

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《崇明县志·卷十八·交通》“陆上客运”和“陆上货运”条分别记载:“1927年前,本县陆上载客全赖手推独轮小



徐云飞 摄影作品《埭水》

每次驱车回乡,当穿越隧道,驶离长江大桥,一个拐弯来到陈海公路时,我的心情就变得舒畅起来。放眼公路两侧,各是宽达数十米的花圃林带,汽车行驶其间,好似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中出没,真是心旷神怡啊!

一个暮春的午后,我独自来到西沙的明珠湖。明珠湖是一个人工湖,当年为了保护堤内数以万亩计的粮田,几十万民工,硬是靠肩挑手扒,堵住滔滔江水,围堰而成。泛舟湖上,但见远处乔木丛生,绿意盎然。天空和湖水一色,朵朵白云在空中飘过,也在湖底留下清澈的倒影,缓缓移动。湖面上,碧波荡漾,鱼儿游弋,鸥鸟翩翩。

多少次回乡,我总喜欢去离家五公里的北沿公路走走,这不全是怀旧。想当年,去海岛北端的江边捉蜢蜢,挖丝藕,拔江草,总要穿越北沿公路,那份熟悉、那份亲切,自然是不能淡忘的。但我喜欢去那里徜徉,更是为了那片绿色。有人说那里是天然氧吧,我在意的是那片绿色的特性。如果说陈海公路两侧的绿化带是优美的、精致的,那北沿公路边的林带则是豪放的、粗犷的,甚至有点野性。你看,乔木一律高耸云天,馥郁的树冠又把太阳挡在外面。行走其间,你会感到是那么幽静,也有几分浪漫。但谁能相信,这片绿色,是故乡人历经多年的坚持,在盐碱地上一点一滴营造的。

在故乡,这几年的另一个变化,就是鸟越来越多了。不记得是哪一年回

家,蓦然抬首,发现屋檐下又筑起了燕窝。燕子看到人一点也不见生,很多时候会在屋檐下自在地梳理羽毛,冷不丁还会和你挤眉弄眼呢。

说到鸟儿,让人惊喜的是白鹭又回来了。有一天清晨,我正沿着老家边上的那条小沟散步,只见两团白色在水面浮动,我还以为是人家养的鸭子。但就在我迟疑之间,那两团白色腾空而起,向着远处飞去。我顿时醒悟,是白鹭!此刻,我有点激动,不由吟诵起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”的诗句来。

去年国庆长假,为了弥补我这个“海岛之子”没去过东滩的遗憾,我决定去东滩一游。那天,漫步在栈桥上,清风拂面,蓝天白云,还有望不到边际、已经开始发黄的芦苇,以及港漕里自由游荡的水禽,感觉到了个童话世界。继续前行,拐过两个弯,便来到面积有三万公顷的滩涂候鸟保护区。时令已入深秋,越冬或过境的候鸟翩然而至,抬头远望,时不时会看到鸟群像大片云彩飘来。据工作人员介绍,在东滩,包括小天鹅、白额雁、绿鹭、黑脸琵鹭等珍贵鸟类在内的候鸟总数多达三百多万只……

哦,故乡是越来越美了,置身于这片美景,我强烈地感受到了故乡人的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,感受到了故乡人顾大局、识大体的牺牲精神。为了营造这片诗意绿洲,你们也许付出了很多。但你们明白,失去眼前的“金山银山”,能为后人留下一片“绿水青山”,那是功德无量啊。

我钦佩故乡人的隐忍、无私、远见,我要为你们点赞。